

社區藝術在舊區—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項目的思考

李芳¹

摘要

近年來，隨著香港政府舊區改造進程的推進，有不少藝術團體陸續進駐舊區運營社區藝術項目。一方面，為當地居民帶來接觸藝術的機會；另一方面，冀借助社區藝術去保育舊區、喚醒舊區居民關注社區的意識；同時，改變普羅大眾對於舊區的刻板印象。

土瓜灣故事館作為土瓜灣舊區內的社區藝術項目，是連結區內居民與文化的一座橋樑，同時，也肩負著喚醒“土瓜灣人”關注家園、保育社區文化意識的使命。本文將從社區藝術與舊城區之間的關係、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項目所運營的藝術項目、運營情況等方面來分析及探討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項目的得與失。

關鍵字

社區藝術，香港舊區與社區藝術，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的要素

土瓜灣故事館社區藝術項目

土瓜灣，是香港的舊區之一，1998年啟德機場關閉後，舊區重建工作的進行及港鐵沙中線的修建導致區內變動甚多。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社區文化關注及聖雅各福群會共同營運並受何鴻毅家族基金「藝術·改寫香港」項目資助的土瓜灣故事館（又稱土家）由2013年起進駐並紮根於土瓜灣。創立至今，土家在區內持續舉辦了展覽、街頭音樂工作坊、社區文化導賞、達人劇場、印度文化工作坊等活動，旨在通過系列社區藝術項目連結區內不同族裔的居民、喚起區內居民保育文化、關注社區、保育社區的意識。

社區藝術與舊區

“擁有一種自我的概念，擁有一種自我身份的認知是有意義的，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潛在的我就是我的概念，而是把自我置身於世界上某一個特定地點的自我身份認知。”(Malpas,1999:152)一方面，土家以家、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營造社區空間，在區內打造藝術項目，希望區內居民能夠認同社區，無論是中產或基層、華裔或其他少數族裔，能夠以“土瓜灣人”的身份去關心鄰里、守護社區；另一方面，社區藝術與舊區也面臨矛盾，舊區重建仍未完成時區內已有小部分中產階級居住，他們亦算是土瓜灣舊區的一份子。“任何的社會行為都可以被理解為是由特定場域中占主要位置的關係和結構所確定的。”(Bourdieu, 1993:72)土家的社區藝術活動由於缺乏所謂的中產階級的品味，舉辦地多在“舊區之中的舊區”，因此居住在此的中產階層或主動或被動的排斥於這些項目之外。雖同處一個社區之中，但卻沒有心理及地理上的連結，參與社區的不足使得中產階層不會認同自我是土瓜灣人的這樣一個身份，關注土瓜灣、保育土瓜灣更無從談起。

在香港，不乏在舊區之中進行社區藝術以達到特定目標的社區藝術項目。如與土家同屬一個運營團體的灣仔藍屋、被市區重建局清拆並完成重建的利東街、中環上環舊城項目、油麻地上海街視藝空間等等；他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是，當人們的關注度逐漸減弱，所受的資助逐漸減少，區內居住階層更替完成；原本以凝聚社區居民、構建扎實社區、保育舊區文化為使命的社區藝術項目將如何繼續。

¹作者：李芳(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生, 2017/18 學年)

土瓜灣社區藝術項目的得與失

當人們談論社區藝術時，通常都會思考社區藝術項目究竟可以為一個社區帶來什麼。對於土瓜灣故事館，無疑想通過鼓勵居民參與社區藝術，達到自己空間自己做主的目的；甚至在土瓜灣市區重建的過程中，與政府討價還價為土瓜灣留下一個像灣仔藍屋般的空間，留下一種對舊時土瓜灣的想像。

一、社區藝術與社區

2015年，土家舉辦了「同一頁·土瓜灣地圖展項目」。32位在土瓜灣居住的街坊手拿地圖，一步一步在區內尋找過往的生活回憶與故事，並在地圖中標注出來，憑藉自己過往的記憶編寫了一部社區故事人文地圖。項目完成後，進行了長達二個月的展覽。除了土家故事館，展覽場地更覆蓋了整個土瓜灣地區，吸引了更多的街坊拿著地圖去經歷以往每個不同個體在土瓜灣的生活路線，分享彼此的故事。

對於社區藝術，我想最重要的一個要素就是能否滿足所在社區的真正需要，能否讓社區居民感覺到他們真的做出了一些成就、真的深度參與了社區藝術。土家把社區故事變成了一個每個街坊都可參與的社區藝術項目，而非只局限於最初參與的32位居民，更多居民的參與也為重建後的新社區留下了想像。對於即將經歷清拆重建的土瓜灣社區，保留區內的集體回憶是在地居民的訴求，清拆不可避免，土家以我手寫我心的形式為土瓜灣留下回憶；而選擇舊時故事作為切入點，激勵更多人的帶入更多情感，也適時的為土瓜灣人搭建了一個互相熟悉交流的平臺。對於這樣一個社區藝術項目，不僅可以作為中介的角色為基層市民搭建參與藝術的平臺，更作為改善社區溝通環境的工具。

二、組織者、參與者與社區藝術

談到社區藝術家的角色，“對於任何一個社區藝術家來說，他的首要角色是，設計和策劃面向大多數社區居民（參與者）的項目。這樣做是確保項目是可行的、創新的、與社區相關的、並擁有專業的支持和資助。”(Hannigan,2012:147)土家作為舊區社區藝術的組織者，不單單要對社區藝術所採取的形式深思熟慮還要對所展現的內容作出慎重決定，舊區基層居民比例大於新搬入的中產居民，如何讓內容更加貼地讓基層居民可以深度參與而又不排斥流失中產參與者，這對土家的駐場藝術家來說是一個難以越過的障礙，但在此並非鼓勵土瓜灣故事館的社區藝術家們一定要創作出所謂符合中產階層品味的社區藝術，這無疑是一種離地的表現。

土家目前所進行過街頭音樂工作坊、達人劇場等項目均以基層市民參與為主，除此之外，近期土家開始關注區內印度等少數族裔，邀請他們開設文化工作坊教學烏爾都語，講解印度文化，幫助族群之間互相瞭解亦幫助少數族裔解融入社區。但通過訪問瞭解，發現土家進行的不少社區藝術項目並沒有明確的核心目標也沒有明確的動機驅使策劃者去策劃活動，只是覺得到了週末，需要這樣一個活動去消磨時間，從而更無法評估它的影響與成果。當然，這裡並不是完全的去否定過去的一些藝術項目，參與者始終處在一個比較被動的位置，而組織策劃者作為中介人的角色將藝術帶給參與者，那麼就有責任去選擇、界定一些藝術項目，讓它真正的紮根於社區，而非根據自身的喜好去設定項目，社區藝術家需要將這兩者明確的區分開。

三、文化導賞與社區藝術

土瓜灣故事館目前運營4條不同的文化導賞路線，涵蓋了土瓜灣地區所有主要的歷史文化遺跡及工業遺跡。但值得思考的是，這樣的文化導賞是否是社區藝術的一種呢？文化導賞，看起來更貼近於公眾藝術，它的參與者，大多是區外市民。首先，社區藝術，並不是社區加上藝術，簡單的把4條文化導賞路線加入土瓜灣社區並不等於營造了新的社區藝術，社區內的居民並不會有太大的熱情參與而且也無助於構建社區；其次，社區藝術擁有特定的核心目標與動機，不可否認的是文化導賞路線的存在是以加深對土瓜灣社區的認識及瞭解為基礎的，但是核心目標的缺乏並不能使文化導賞歸於社區藝術之下；再次，這種文化旅遊並不能為社區帶來什麼，無法有效的把社區與居民鏈接起來，也無法回應社區真實存在的需求。

結論與討論

過去的四年中，土瓜灣故事館作為社區藝術的主體為土瓜灣社區帶來了不少社區藝術，喚起了人們對社區的關注，尤其是對清拆重建的關注，聯結了區內的一些藝術資源，例如坐落在區內的牛棚藝術區，藉助藝術區的資源共同舉辦視覺藝術展覽等活動。但現在的土瓜灣故事館項目正處在風雨之中，一方面即將面臨清拆，資金的匱乏也帶了了運轉方面的困難，無法運營覆蓋面更廣的大型社區藝術；另一方面，下屬的一系列項目與教育並無太大的交叉點，培養更多的參與者尚需時間；更重要的是，土瓜灣故事館有著改變社區環境的使命，但隨著區內環境的改變這一目標可能無法完成。

參考文獻

- [1] Malpas, J. E. (1999). *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Translated by R. Nice). Sage, London.
- [3] Hannigan, S.M. (2012). Turning Community Stories into Community A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Through Art*, Volume 8 Number 2.